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 善曰雜言古猛虎行曰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

子為誰騶 銑曰古猛虎行云饑不從猛虎食但取發首為名不必以篇中意義他皆類

此觀其大體是勸人
抗其志節義不苟容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

心善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

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遠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

耿介之心不陰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况與惡人同

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遽見之論語

曰志士仁人古詩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善曰思玄

曰晨風懷苦心駕而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櫪也廣

雅曰將欲也翰曰整其車駕肅敬時君之命執鞭以

將遠適焉饑食猛虎窟寒栖野崔林濟曰言路多強日歸功未

暴奸邪之人

建時往歲載陰

善曰日而逸切言日以屢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曰秋

冬為陰 銑曰由此使日屢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也

崇雲臨岸駭鳴

條隨風吟

善曰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 銑曰

崇高駭驚也

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

善曰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

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向曰經過山谷之間而靜思長嘯

急絃無懦響

亮節難為音

善曰侯璞琴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

貞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 翰曰絃急則調高故無懦弱之響貞亮之節亦難擬其德音

人生誠

未易曷云開此衿

五臣作襟 善曰言人生既多難苦誠為未易何為開此行役之衿乎王

仲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濟曰涉
於世路誠為至難何為開此遠役之心
眷我耿介懷

俯仰愧古今

善曰夫蘊耿介之懷者高蹈風塵之表今
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蒼頡篇曰懷抱

也良曰卷此正直之懷而
不得施展故愧於古今之人

君子行

五言善曰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
不虞嫌疑間翰曰前有此篇其意略

相類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

五臣作險

而難

善曰莊子曰有天道有
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

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
簡畧也向曰夷平簡易也天道無私故平易人道多

僻故險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善曰尚書有休徵咎徵
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

也廣雅曰躡履也 向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平聲 協韻

善曰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 翰曰言美惡相去不遠事有疑似則生禍患近

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

善曰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纔微

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 銑曰近冰火必罹寒熱之患近讒

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

善同良注良曰尹吉甫

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吉甫使追之已投于河矣掇

拾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減之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攪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於孔子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絮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爰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攪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爰煤煙塵也因拾煙塵孔子顏

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歎

善曰傳毅七激曰閭君逐

臣顧父放子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逐沅湘之間毛詩曰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銑曰父子與顏孔滅天道猶生疑惑逐臣弃友比之何有可恨固不足歎也

福鍾恒有

兆禍集非無端

善曰言禍福之至皆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銘曰福生

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

向曰兆象也

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

懼五臣作歡善曰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已所求故受之可為懼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郭象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翰曰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不辭也人益之來非已所召故受之可為歡也朗鑒宣遠假取之在傾冠善曰荀悅申鑒曰側弁垢顙不鑒於明鏡矣抱朴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遞相祖迷故引之濟曰朗明鑒鏡也言鏡之明者宣遠假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者豈外求乎但驗之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善曰言小人在禍福而已也近情苦自信

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果
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良曰淺近之情苦
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
心防慮未然長以受福也

從軍行

五言 濟曰
苦天下征伐

苦哉遠征人飄飄

五臣作飄

窮四遐南涉五嶺巔北戍長城

阿

善曰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
曰始皇以謫遣戍謫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 向

曰飄飄遠行兒四遐四方也五嶺
長城皆地名陟升巔上戍守也

深

五臣作谿

谷邈

五臣作深

無

底崇山鬱嵯峨

善曰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
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詩曰巖石鬱嵯

峨

翰曰崇高貌

奮臂攀喬木振迹

五臣作跡

涉流沙

善曰史記曰武

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尚書曰萑弱水入于流
沙濟曰詩曰南有喬木書曰西被流沙振舉也隆

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

五臣作焦

鮮藻寒冰結衝波

善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說文曰慘毒也宋

均春秋緯注曰苛者切也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

寘之寒冰

良曰疊上文也隆暑夏條南方也涼風寒

冰北方也慘毒苛酷藻華也焦鮮藻為熱也結衝波水

結為冰也言經

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

善曰鄒陽書曰胡馬遂進

寒炎而辛苦闕於邯鄲杜篤論都賦曰斬白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

也國語越王曰吳為不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

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

也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銑曰胡北方越南方如

雲之聚如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

善曰張衡憫懷賦曰飛鋒睢景秉尺

持力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如今朝食五臣作餐鳴箭也向曰鋒謂兵刃也鳴鏑鏑箭名

不免胄夕息常負戈

善曰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李陵答蘇武書曰負戟

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戟也翰曰免脫也胄兜鍪也

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

何

善曰列子曰師襄乃無心高蹈

豫章行

五言善曰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濟曰本以豫章郡而為

之以殺人代苦辛之意

汎舟清山

五臣作川

渚遙望高山陰

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曰伯牙遊於秦

山之陰

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

善曰廣雅曰軌迹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封

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向曰三荆歡同株四

鳥悲異林

善同良注

良曰三荆三枝共本也昔有田

分庭有荆樹荆樹經宿萎黃乃相謂曰荆樹尚然況我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悅茂故云歡同株孔子在衛聞哭者甚哀問顏回曰汝知此何哭回曰此者非但為死而已又為生離者也昔岷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為其往而不返竊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悲異林樂會良自古

悼別豈獨今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

何難向

寄世將幾何日吳無停陰

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

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曰日昊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翰曰吳日暮也無

停陰言日

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善曰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以

多而罕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

何也 濟曰前路謂日月後塗謂性命促促薄暮景疊

善曰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鮮

疊鮮克禁

善曰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楚辭曰時

疊疊而過中

良曰促促短貌疊疊進貌薄暮喻年老也鮮克禁言少能制也

曷為復以茲曾

是懷苦心

善曰言何為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位古詩曰

晨風懷苦心

銑曰何為復用離別之事則是懷愁苦之心

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

深

善曰說文曰嬰繞也向曰有遠大之節嬰物累必淺有短近之智能不至於深乎

行矣保嘉

福景絕繼以音

善曰

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惠翰曰行矣謂去也但當自保善福

人之一別有如影
滅唯繼以音巖矣

苦寒行

五言 善曰或曰比上行
良曰前有此作意與是同也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難

五臣作艱

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

盤

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傳曰北方寒涼也韓詩曰在彼穹谷王弼周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

向曰北稱幽也朔北方也

穹窮陟升也盤者山首盤道凝冰結重澗

五臣作澗

積雪被

長巖

善曰爾雅曰巖山陰也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巖

向曰被覆巖山也陰雲興巖

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

五臣作

唯音歡猛虎

憑林嘯玄猿臨岸歎

平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

曰玄猿素雌
銳
曰嘯嗷皆歡聲

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

向曰喬高也慘愴寒

貌恒常鮮少也

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

善曰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團兮

翰曰言饑渴而飲冰食露也然水時無露蓋文之疎也

離思固已久

五臣作矣寤寐莫

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

苦

恒苦寒

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

獨寤寐言說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足之貌也濟曰莫無也慊慊憂不足貌言別離已久遇

此苦寒故此苦寒增悲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 向曰蓋與前意不異

驅馬陟陰山山高

五臣作陰

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

然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解嘲曰西北一侯范曄後漢書曰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

良曰陟升也侯伺望者勳

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

善曰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

銳曰戎仰憑積雪

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繇

善曰繇遠也向曰憑猶

登也 翰曰

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

善曰獫狁匈奴也毛詩曰赫赫

南仲獫狁于夷毛萇曰夷平也

良曰

未德爭先鳴凶

器無兩全

善曰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

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翰曰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大呼也與

敵相持必有一傷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善曰李陵書曰薄賞子以守節銑

曰克勝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善曰漢書甘延壽字君况北地人也為郎

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為西域副校尉與

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仗節收功大夏旃旌旗也良曰遵奉也收取也

單于匈奴振旅勞歸士受爵橐街傳善曰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杜

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橐街蠻夷邸問晉灼曰

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即謂傳舍也向

門有車馬客行五言 翰曰言念舊鄉而有是作雖曰擬古機意自屬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濟曰皆假言之

念君久

不歸濡跡涉江湘

善曰毛萇詩傳曰濡漬也謂機也濡跡漬足也涉度也

向曰君

名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

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

銑曰謂出見於

撫膺攜

客泣掩淚叙溫涼

善曰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

曰春秋言溫涼也

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

善曰毛詩曰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親友多零落舊齒

皆凋喪

善曰曹子建瑩篴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

舊齒萬事乃理

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

善曰古出夏門行曰

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曰在城闕兮

銑曰謂吳之市朝城闕墳壟日月多松栢鬱

芒芒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栢梧桐以識其墳也向曰謂機家墳壟也芒芒盛貌

天道

信崇替人生安得長

善曰國語藍尹壘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賈逵曰崇終也翰

曰崇興替廢也

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

曰俛仰之間濟曰慷慨歎息也惟思也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銑曰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因思古之賢哲與前

君子行有異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良曰謂登北邙望晉都

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

善曰鄭德漢書注曰廛謂城邑

之居也

向曰一廛一家之居也五隣為里漠漠布列

甲第崇高閨洞房結阿閣

善曰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姱容脩態姁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鄭

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第第一宅也崇重閨門洞通結連阿大也

曲池何湛湛

清川帶華薄

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湛湛深兒楚辭曰湛湛江水兮叢生曰薄

綺牕蘭室接羅幕

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曰交疏結綺牕又曰盧家蘭為室桂為梁

楚辭曰翳阿拂壁羅幃張歌邪不順綺之文也蘭室取其香也羅幕即羅帳

淑貌

色斯升哀音承顏作

善曰言淑兒以美色而見升哀音亦承顏哀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

矣

良曰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女升進於君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聲色冒於上也哀音亡國之

音人生誠行邁

五臣作過

容華隨年落

善曰楚辭曰生天地之若過古詩曰人生

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向曰言人生處世實如行過容色隨年歲而凋落也

善哉膏粱士營

生奧且博

善曰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止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

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止也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翰曰善哉歎美之因以譏膏肉

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富貴食此精肥之士營生深奧且廣博矣

宴安消靈根酖毒不

可恪

善曰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酖毒也左氏傳曰御不

書緩也以憊不恪爾雅曰恪敬也濟曰黃庭經云
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喻身也無

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善曰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
獻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

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良
曰無以肉食而自安是以取笑於食葵藿貧賤之士

齊謳行

五言

善曰漢書禮樂志曰齊謳負六
銑曰此為齊人謳歌國風也其終

篇亦欲使人推分直
進不可苟有所營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

善曰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
鄭玄曰齊曰營丘晁錯新書

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
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請更諸爽瑱之地向曰營丘
地名太公所封也負背爽明也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

冥

善曰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傅毅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鶴連軒翥之雙鷗

崇或為嵩非也

翰

曰冥昧極高之處

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

善曰左氏傳晏

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濟同善注海物錯

萬類陸產尚千名

善曰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禮

記曰恒豆之組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銑曰錯雜也萬類千名言所出

非一 孟諸吞楚夢百二倖秦京

善曰子虛賦曰齊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

八九於其胃中曾不帶芥漢書田胥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齊

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戰百萬秦得百
二焉又曰設有持戰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
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
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二也字林曰倅

齊等也

良曰

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

孟諸齊之澤名

惟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為諤齊曰表東海

者其太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魯

僖公也齊侯桓公也鹽鐵論曰定傾扶危濟曰恢大

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云定周傾也后君也

言君者

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王符

潛夫論曰康頤程公再盈

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

善曰

再虛

翰曰迭遞盈滿也

論語荷蕢曰鄙哉硜硜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
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父孔梁丘據皆泣

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守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也向同善注爽

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

善曰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

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荊助革切良曰苟且徂往也吾子謂齊侯也安得停謂不可求長存

行行

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善曰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羽獵賦序曰禁御所營銑曰行行

漸去貌長存之事非由經營而得也

日出東南隅行

五言

或曰羅敷豔歌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即鄴人有女

名羅敷嫁為邑人千乘王仁為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

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向同善注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

善曰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

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猶室端也 翰同善注

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淑貌

耀皎日惠心清且閒

善曰呂氏春秋曰列精于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

逸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雅門周曰廣廈邃房韓詩曰東方之曰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盛美如

東方之曰矣周易曰有孚惠心廣雅曰閒正也 濟曰妖美濬深淑善也清顏清絜之顏惠好也閒謂舒緩

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平聲善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蛾眉曼睩目騰光

王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貌曼好目曼澤睩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鄭玄尚書

大傳注曰翰毛也翰曰目若玉之光澤眉象翡翠之羽翰也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

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善曰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毛詩曰窈窕

淑女又曰巧笑倩兮暮春春服成祭祭綺與紈善曰良曰窈窕婉媚皆美貌

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祭祭衣金雀垂藻翹服向曰服衣也祭祭鮮明貌綺紈繒類

瓊珮結瑤璫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

佩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璵璫美玉也濟曰金雀釵名藻翹謂有文章之羽方駕揚清塵

濯足洛水瀾

善曰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

塵揚雄太玄賦曰踞弱水而濯足銑曰方並駕車也瀾波也

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

繁

善曰風雲言多也過秦論曰天下雲會響應良曰藹藹盛貌佳人繁多若風雲之會

南崖充

羅幕北渚盈軒

蒲田軒善曰蒼頡篇曰軒衣車也銑曰崖岸也軒軒皆車也

清川含

藻景高崖

五臣作岸

被華丹

善曰藻景華景也藻景日光有文也

向曰藻草也藻景曰光有文也被覆也華

丹丹華也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

善曰蘇武詩曰馥馥我蘭芳又曰誰為遊子吟

泠泠一何悲翰曰馥馥香氣也揮舉也泠泠謂箏聲

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

善曰列子曰秦青撫節悲謠韓詩曰舞則莫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

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
良曰描揚雅美也幽蘭曲名丹脣含九秋妍迹

陵七盤

善曰洛神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張衡舞賦

曰歷七盤而履躡銑曰九秋曲名七盤楚舞妍美陵過也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

驚

善曰卞蘭七牧曰馱放袂而赴節若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逝似驚飛於天漢淮南

子曰龍興驚集驚舞之狀

向曰迅

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乏

五臣作定

源

善曰乏或為定容而有沈深之姿縱橫而出其源不定

俯仰紛阿那

顧步咸可懽

善曰張衡七辯曰蝓蟻之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顧視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

良曰阿那柔弱貌咸皆也

遺芳結飛颺浮景映清湍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颺

說文曰湍水疾也 銑曰結東颺風也舞影映於波瀾

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良曰言事雖不足歌詠然芳春之游良可歎美

長安有狹邪行

五言 向曰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矣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

善曰爾雅曰二達謂之歧旁郭璞曰歧道旁出也楊惲書

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行曰輜輶飛轂交輪 翰曰貴者朱其車輪交於歧路

輕蓋承華

景騰步躡飛塵

善曰華景日也漢書云日華曜也濟曰華景日光也躡飛塵言輕疾也

鳴

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

善曰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漢書

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左氏傳楚子玉曰請與君馮軾而觀之尚書曰俊民用康 濟曰佩玉之

人皆非樸實儒士乘軒憑軾者皆輕俊之子

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善曰厲嚴

貌也西京賦曰麗服鵬菁

銑曰烈猛厲嚴也言朝廷

輕薄之人其心猛暴嚴毅甚於勁秋其服鮮麗有如芳

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故

春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

舊親也 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

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郢遭程子於塗

廷之士有 傾蓋而語難及晨而鳴以喻人及時而仕也春秋考異

記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良曰傾蓋新相

逢者芳訊美言也而有新知之人見我如此以美言勸我須早進仕猶難之鳴及於朝也

守一不足

矜歧路良可遵

善曰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達路

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為天下法式

翰曰守貞一之道自取苦辛何足矜也當遵世步中之路委曲從人然後可也規行無曠迹

矩步宣逮人

善曰揚雄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蘇子曰行務應規步慮投矩廣雅曰曠遠也

銑曰若行步中乎規矩不可致曠遠之迹而逮及前人者矩行以正直之道將求任進亦如此矣皆新知者之

詞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

善曰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

猶如四時異節不必相循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向曰

言我武投足於邪路其事果然寒暑具在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將遂殊塗軌要子

同歸津

善曰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合之所答新知者詞也言我自試不能履於邪

徑理終殊塗而同迹竟與子歸乎會合之地

前緩聲歌

五言 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中也
向曰將前慕仙游興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

善曰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

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翰曰曾城九重王母所居處在崑崙山上也仙靈聚族高會於曾城之曲阿曲

也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

困是謂慶雲 良曰慶雲瑞雲也嵯峨雲盛貌
處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

善曰楚辭

曰迎處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曰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韓衆不答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尚書曰至于太

華

銑曰虞妃洛水之神王子晉與衛叔御於華山博

劉根

遊華山見神人謂根曰汝聞韓終乎根曰聞曰我

是也

興起也太

北徵瑶臺女南要湘川娥

善曰爾雅曰

華即華山也

北徵瑶臺女南要湘川娥徵召也楚辭

曰望瑶臺之偃蹇兮凡有娥之佚女西京賦曰懷湘娥

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墮湘水中為湘夫人

也

良

肅肅霄

善本作宵

駕動翩翩翠蓋羅

善曰毛詩曰肅

注同

肅肅霄

善本作宵

駕動翩翩翠蓋羅肅肅征曹植飛

龍篇曰芝蓋翩翩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翰曰肅

肅車行貌霄駕謂薄天而行翩翩輕兒似以翡翠羽為

蓋而

羽旗棲

五臣

瓊鑾玉衡吐鳴和

善曰琴道雅門周

羅列

作栖瓊鑾玉衡吐鳴和善曰琴道雅門周

瓊鑾以瓊為鸞以施於旗上鸞鳥故曰棲也楚辭曰鳴

玉鸞之啾啾又曰枉玉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

玄禮記注曰鑾和皆以金為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鑾在

軾和在衡濟曰鑾和皆鈴也栖倚瓊玉衡軾也皆在

於車上

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

善曰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注曰太容黃帝

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

向曰揮發也高絃謂高張琴瑟絃也

洪崖三皇時樂人後皆登仙故得作樂于曾城

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

善曰毛詩

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遙興輕舉登霞倒景

良曰衆仙會畢乘霞而去

總轡扶桑枝

五臣

作底濯足湯

五臣

谷波

善曰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總余轡乎扶桑人曰朝濯髮於湯谷

濟曰總整也扶桑暘谷皆日出處言須臾至此而整轡濯足

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

家

善曰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闥闔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邕述征賦

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

翰曰羣仙飛舉溢滿天門垂降慶福惠賜我皇家

長歌行

五言 向曰前有
是篇其意相類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

善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云日月之經天河海之帶

地良曰逝往也日行經于天川流帶于地

寸陰無停晷尺波宣徒旋

善曰言日

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壁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銑曰日景不留

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

弦

善曰楚辭曰洋洋而日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侯璞箏賦曰

急絃促柱變調改曲向曰年往時來其迅疾信如急絃之發勁矢也弦弓弦也矢箭也

遠期鮮克

及盈數固希全

善曰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

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翰曰遠期謂上壽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能有之滿盈此數者固

希全矣希少也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善曰無故自捐曰坐也

濟曰夙早零落也體澤身之光潤捐棄也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善曰爾推曰延

長也良曰茲物謂倏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善曰莊子曰倏容華體澤也苟且也

仰之間詩曰逝將去女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銑曰言歲月俯仰則往將過人命倏忽能幾何時

也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向曰慷慨歎思也焉亦何也但恨功名

薄竹帛無所宣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

後子孫 翰曰竹帛謂史籍也 追 大 及歲未暮長歌承

我聞

善曰毛萇詩傳曰迨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聞而

自察 濟曰迨屬也歲未暮喻將老也言屬及我未老以承聞暇之日長歌定分以自慰也

吳趨行

五言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謠其地也 良曰趨步也此曲吳

人歌其土風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

善曰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曰歌辭

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勲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昔蘇駒處高唐而齊右善謠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曰謳齊歌也 良曰楚妃楚姬也歎歎其德齊

娥齊后也善為謳歌人皆採以為曲

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

始請從昌

五臣作閭門

起

善曰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閭闔風亦名破楚門也

向曰吳王闔閭立閭門象天閭闔門

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

善曰吳地記曰昌門

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閭闔門高樓閣道西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

也跨猶帶也帶通波謂連江海也

重纍承游極回軒啓曲阿

善曰西京賦曰跼游

極於浮柱結重纍以相承軒長牕也言長牕開於屋之曲阿也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

今四注也

銑曰藥拱游浮極棟也同軒長窓阿角也言開窓於曲屋之角

藹藹慶雲被冷

冷祥

五臣作鮮

風過

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清

冷冷 翰曰藹藹雲貌慶雲瑞雲也冷
冷風聲也鮮風清風被覆也過度也 山澤多藏育土

風清且嘉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
本也 良曰藏育謂包容生長也嘉善也

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

善曰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
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

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
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
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
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
波 向曰太伯仲雍二人逃於荆蠻以避之季歷果立
故謂導仁風也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太伯早卒仲雍
有後遂啓於吳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 善曰毛萇詩
故云揚其波 傳曰穆穆美
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
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

諸華 翰曰延陵子吳公子季札也季札聘諸
華夏觀樂以知盛衰灼灼然有暉光於華夏 王迹蹟

五臣 陽九帝功興四遐 善曰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
亡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

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
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 濟曰謂後來王道頹壞由

於陽九之厄也九者陽數之極重陽無陰萬物不交理
之困極而天下亂矣帝功興於四方謂三國時魏蜀與

吳並 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 善曰吳志曰孫權字仲
立也 大皇自富春人 也 謚曰

大皇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世羅猶皇綱也言大
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 向曰吳王孫權謚曰

大皇帝富春人也頓下也 謂 邦彥應運興繁若春林葩
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用

善曰毛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春秋命應序曰五德
之運徵符合應錄次相代也 濟曰國之美士應時運

而至榮然如春林之發榮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

姓實名家

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實公孫

司馬徐傳也四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歆曰徒齊諸田豪桀名家良曰十縣為屬城咸皆也言此八族猶未

足侈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

善曰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

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翰曰熙廣淳厚懿美侔等也侔此山

河者謂長久也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善曰毛萇詩傳曰濟

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淑美難窮紀

沱矣

濟曰濟濟衆盛貌滂沱充溢貌

淑美難窮紀

商榷

角

為此歌

善曰公羊傳米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

曰紀猶錄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榷粗畧也言商度其粗畧也良曰淑善也

塘上行

五言善曰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

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銑曰言婦人哀老失寵行於塘上為歌也塘堤也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

善曰張揖漢書注曰江離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薺也濟

曰宣布也婦人自喻本在父母家居幽閒之室謙以德微不足以奉君子被蒙風雲會移居

華池邊

善曰周易曰潤之以風雨楚辭曰鼃鼃遊乎華池翰曰喻自家適人

發藻玉臺

下垂影滄浪

平泉善曰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深清滄浪水色也

良曰藻花也玉臺以玉飾臺沾五臣作露潤既已渥結根與

且堅

善曰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猶深也向曰自謂沐

君子之德有如此也

四節逝不處華繁

五臣作繁華

難久鮮淑氣與時

殞

五臣作隕

餘芳隨風捐

銑曰淑美隕落捐去也言容顏亦隨歲時而毀

天道有遷

易人理無常全

善曰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兮

男懷智傾愚

女愛哀避妍

善曰莊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彊者勝弱智者欺愚也向曰妍

美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

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鄭康成曰蠅之為蟲

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翰曰蒼蠅能變易白黑喻讒人也言不惜已身退弃但懼讒人毀

我於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善曰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

翰曰薄暮喻老也欲君子存始終之情也

悲哉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良曰客游感物憂思而作焉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

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

善曰毛詩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 銑曰鮮雲輕雲蕙草香草

也淑美也時鳥春鳴之鳥

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音

五臣作吟 善曰禮記曰季春

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倉庚喈喈翩翩飛貌倉庚鳥名喈喈鳥聲長引聲

向曰幽蘭盈通

谷長秀被高岑

善曰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

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
翰曰蘭生於幽故云幽蘭盈滿也通谷深谷也長秀謂

草木長茂者被覆也岑山也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善曰言女蘿蔓葛各有尋

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葛與汝蘿施于松柏
毛萇曰女蘿松蘿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鄭
玄曰葛藟纍而蔓之尋猶緣也濟曰女蘿託松樹而
長蔓葛尋山嶺而生言萬物皆有依附而客游獨無也

傷哉遊客

五臣作客游

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

時禽

善曰言已客遊不如蘿葛故憂思逾深也良曰
草色隨氣序而生故目望而懷感也禽聲亦應時

月而變故耳聞其悲詠

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

飛沈言殊隔也銑曰其心邈然若魚鳥之飛沈是傷心也

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

欽

善曰李陵答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向曰遺與也所欽敬者謂知

友也

短歌行

四言 翰曰前有
此詞意旨相類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

善曰列子曰秦青撫節悲

歌王逸楚辭曰悲歌言愁思也左氏傳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曰人壽若朝霜 向曰觴酒器

也 良曰言人壽促也逝往也朝霜見日而消時無重至華不再陽

五臣作揚善曰論

語摘輔像識曰時不再及采均曰及亦至也一歲之內時之一過無有重來者花一落無有再發者

濟曰言

以喻一生之中年一衰者無復少年矣

蘋以春暉蘭以秋芳

善曰禮記曰李春蒲始生

鄭玄曰薜荔也其大者曰薜楚辭曰秋蘭兮青青
向曰薜生於春蘭茂於秋榮華有時反覆相代來日

苦短去日苦長

善曰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餘魏武帝
短歌行曰去日苦多 翰曰將來之日

苦少已去之日
苦多謂漸老也

今我不樂蟋蟀在房

善曰毛詩曰蟋蟀
在堂歲聿其暮今

我不樂日月其除
良曰房即

樂以會興悲以別章

向

歡會則起其樂
別離則明其悲

豈曰無感憂為

五臣
作與子忘 銑曰言我豈

促邪但得與子歡會遂
忘其憂也子謂知友

我酒既旨我肴既臧

善曰毛詩
曰爾酒既

旨爾肴既嘉
旨美肴肉臧善也

向曰

短歌有

五臣
作可

詠長夜無荒

善曰史
記曰紂

為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
飲長夜也荒廢也言雖歌詠樂飲無得廢於政事

翰曰相與詠短歌

樂府詩

會吟行

五言 銑曰會謂會稽也吟猶詠也意與吳趨行同類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

善曰沈約宋書曰控振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

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稽久也良曰六引古歌曲

名凡曲有三調惟所奏之緩佇謂稍息

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

善曰廣雅曰聆

聽也

濟曰列筵謂四坐也咸皆也

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

善曰尚書曰若稽古

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向曰敷布也書曰文命敷于四海

祇承于帝禹會諸侯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善曰禹於塗山故首稱也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善曰禹

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江毛詩曰江有汜翰曰禹理

水之功壺口冀州為始刊木謂斬木通道至於江之汜也水復流曰汜此言禹迹在於吳也列宿炳

天文負海橫地理善曰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天晏列宿炳真晁錯新書曰齊

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地理謂五土也向曰星紀吳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

文炳明負背也言後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善曰上背海水橫鎮於地理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林賦曰

蕩乎八州分流相背而異態良曰山峯連瀈皮池溉接爭為千仞之高水流背向動有百里之曲瀈尤池溉

粳稻輕雲暖松杞

善曰毛詩曰漉池北流浸彼稻田毛甚曰漉流貌也王逸楚辭注曰暖閣

昧兒也

銑曰漉池熨水灌田池也暖猶曬也杞亦木名

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

善曰兩京東西兩京也曹子建贈丁儀詩曰佳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向曰兩京三都言皆不及會稽之

美艷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

善曰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子曰周穆王築臺

號曰中天之臺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王肅家語注曰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也

曰層高也中天半天也墉牆也三丈曰雉積雉言高也

飛燕

五臣本作鷺

躍廣途鷄首

戲清江

善曰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騶淮南子曰龍舟鷄首毛萇詩傳曰江

渚也

銑曰飛鷺良馬名鷄首舟名

肆呈窈窕容

五臣

路曜便娟子

善曰周禮

曰立市為其肆鄭玄曰陳物處也毛詩曰窈窕淑女
乘兔園賦曰若採桑之女連袖方路磨陀長髻便娟數
顧阮籍詠懷詩曰路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傾王逸楚
辭注曰便娟好貌也向曰肆市也窈窕美好貌自

來彌年

五臣作世

代賢達不可紀

善曰爾雅曰彌終也濟曰自從彌多紀記也言不

能具記將畧述之

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

善曰史記曰吳伐越越王栖於會稽

後句踐平吳周元王賜句踐胙命越叟蓋越公也越絕書曰子胥戰於檣李闔閭傷馬軍敗而還欲復其讐師事越公錄其術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良曰吳伐越後句踐平吳故云善廢興當越棲會稽之時句踐欲往朝吳有一

范蠡出江湖

梅福入城市

善曰史記曰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

以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漢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翰曰范蠡既佐句踐平吳乃乘扁舟浮江湖故云出江湖漢梅福變姓名為吳市門卒故云入城市東

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

善曰列仙傳曰東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

書拜為郎至宣帝初弃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為客而放逸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向曰旅獨也言獨為隱逸餘同善注

牽

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

善曰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向曰殫窮已

止也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

五言 善曰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 銑曰

人有少壯征伐年老被弃游於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戀君耳故託遠以言之東武太山下

小山

名

鮑明遠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

善曰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自稱賤子 向曰賤子人之

謙稱

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

五臣作召募到

河源

善曰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自隱度而應

募為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祇乞於鄱陽占募班固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翰曰寒鄉北

上也

銑曰張騫為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召募謂投募也

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寒

垣

善曰漢書曰李廣從弟蔡為郎事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侯范曄後漢書曰耿夔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曰秦築長安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銑曰李廣為輕車將軍從大

將軍擊左賢王

塞垣長城也

五臣作途

巨萬里寧歲猶七奔

善曰孔安國尚

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

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

許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良曰亘長也寧歲無寇賊

也言其行近途猶長萬里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善

無寇亦歲七度奔命也

孟子曰既竭心思焉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溫涼也向曰言苦辛多年歲也將軍既下

世部曲亦罕存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慍悌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司馬彪

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時事一朝異

孤績誰復論

善曰荅客難曰時異事異績獨有功也時事既異誰復為論少壯

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婁護曰呂公窮老託身於我

罾

五臣作腰鎌廉

刈葵藿倚杖收

五臣作牧雞鈍善曰說文曰鎌

昔如韞

古侯

上鷹今似檻中猿

善曰東觀漢記桓虞謂趙勒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韞

即中淮南子曰置後檻中則與狔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良曰言少時如鷹在韝上擬攻禽獸既老

如猿在檻中無所施巧徒結五臣作積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善曰言怨在己若何負之向曰念見弃之深弃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

晉主惠不愧田子魂善曰言已窮老而還同夫弃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遺則兼

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久謝故謂之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

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而目犁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

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

胝面目犁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

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所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濟曰言願得同晉主不棄席蓐如田子方更收老馬雖復死沒不愧於魂也惺惺也

出自薊

計

北門行

五言國也

善曰漢書曰薊故燕翰曰薊北門名敘征

戰苦辛之意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

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

舉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濟曰羽檄徵兵書也至咸陽謂及京都徵

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律說勒兵住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

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酈食其曰楚人聞則分兵救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鉤曰屯聚也廣武縣名朔方郡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善曰漢書曰名皆在邊也

大會蹕林周禮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為深也竿箭幹也並公旱切良曰嚴秋謂秋氣嚴厲筋謂弓竿謂

箭也勁亦堅也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善曰說苑曰虜謂匈奴也秦帝按劍而

坐漢書曰遣使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善曰漢書曰冠蓋相望於道公孫戎奴以

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鴈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

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向曰鴈行魚貫皆陣勢也石徑山石嶮峻處飛梁絕水為浮橋以度也簫鼓

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善曰易通卦驗

曰大風揚沙春秋命厯序曰大風
飄石 翰曰胡匈奴也礫石也 馬毛五臣作步縮如蝟角

弓不可張

善曰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踰縮如蝟韋曜集曰秋風揚

沙塵寒露霑衣裳角弓持急絃鳩鳥化為鷹 向曰言天寒也蝟蟲名毛如針刺 時危見臣節

世亂識忠良

善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 向曰猶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授軀

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善曰國殤為國戰亡也楚辭祠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

為鬼雄 良曰殤非命也 言以死報國矣豈為非命

結客少年場行

五言 善曰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荒范曄後

漢書曰祭遵嘗為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游樂之場終

而無成故
有斯作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

善曰

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禮記曰居士錦帶吳都賦曰吳鉤越棘也桓範世要論曰觴酌遲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爵之間乃反為鬪而相傷三族結怨

翰曰以錦為帶

吳鉤鉤類頭少曲白刃刀劍之屬此皆言豪俠之士

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

五臣

作游

善曰追兵謂捕已也遠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

曰鹿盧之劍可負而拔濟曰追兵即邊郡徵兵也故感義而行

去鄉三十載復得還

舊丘

善曰廣雅曰丘居也向曰舊丘謂舊里也

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

善曰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為城阜南伊關北孟津
西孟谷表裏猶內外也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良

曰凡帝鄉四面皆有關也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善曰周禮曰四
人營國傍三門

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
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

山黃金白銀為宮闕望之如雲崔駰達旨曰冠蓋雲浮
銑曰大遠可並九軌故云九塗塗道也雲浮言高也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善曰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
王侯迎者夾道陳也 翰曰

扶亦夾也羅亦列也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善曰周
易曰日

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張 擊鐘陳鼎食方駕
協饗飲賦曰車馬膠葛川流波亂

自相求善曰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
夫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鐘列

鼎而食西京賦曰才駕授綏鄭氏儀禮注曰才併也古詩曰冠帶自相索翰曰貴者鼎食食必擊鐘亦並車

而相尋

今我獨何為

苦壞感懷

百憂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予獨何為

楚辭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壈而不達王逸曰坎壈不遇免也毛詩曰我生之後

逢此百憂向
曰百憂言多也

東門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日出東門行古辭

地故敘去
留之情焉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

善曰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

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曰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

更羸曰可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
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
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
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墮今臨武君常
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翰曰禽離聲斷客情賓
傷於弓惡於聞弦客倦於別惡聞離聲離聲斷客情賓

御皆涕零

銑曰賓謂送別之人御御車者

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

善曰

訣與

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善曰說文曰息喘也

向

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

善曰左氏傳童謡曰鸛鵒之巢遠哉遙遙楚辭曰杳杳

以西顏

翰曰遙遙行貌杳杳暮也

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

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

善曰淮南子曰百梅足以

為百人酸毛詩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毛萇曰淒寒風也良曰梅不可療饑葛非寒服言羈客衣食不得其

所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

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向曰不解顏者無樂情也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

端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彌益也

苦熱行五言善曰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曝霜越夷水中

藏翰曰謂於南方瘴癘之地盡節往伐而國家賞之太薄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善曰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

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

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 銑曰身熱頭且痛鳥憶魂來阻阪也赫盛貌為南方之威色

歸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仰視鳥鵲跼跼墮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雕題

黑齒得人以祀其骨為醢向曰飛鵲過熱陷墮水中 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

善曰王歆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油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焦煙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啟蒸之熱恒數四丈楚辭曰觸石礫而衡遊埤蒼曰礫曲岸礫與圻同 翰曰雲潭

石圻為湯泉焦煙者蓋熱之甚也雲潭山泉也石圻石岸也 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常

晞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潔雲日月恒翳曹植感時賦曰惟淫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晞毛

萁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上霧濟曰啟暑之氣上蔽日月而越鵲地有溺天冬夏

常雨露

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

善曰外國圖曰楊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

萬里楚辭曰赤蟻若象玄蜂若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銑曰皆南方有之丹赤踰過玄黑盈長也十圍三

大含沙射流影吹蠱痛

五臣作病行暉

善曰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

曰蠱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蠱短狐一名射影吹蠱即飛蠱也顧野

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

行暉行旅之光暉也良曰江中有物名曰水弩障五於中流含沙射人之影此言病行客使無光輝也障臣

作瘴氣晝熏體茵

因露夜沾

五臣作露衣

善曰吳志華覈表曰蒼梧南海歲有厲風

鄣氣朱永初山川記曰寧州鄣氣茵露四時不絕茵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向曰瘴氣毒執氣也

饑餒莫下食晨禽不敢飛

善曰南越志曰昔石縣有銅澗泉源沸涌謂之毒水飛禽

走獸經之者殞皆音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鄴氣晨鳥不得飛

翰曰畏毒氣也

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肥

五臣作腓言秦涇尚或多死

況今毒癘乎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濟曰涇瀘二水名具俱也寧止於病其皆至於死言此毒中人甚於彼二處也

生軀蹈死地昌志登

禍機

善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曹大家

曰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括其司尾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

來若機括之發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良曰言使生軀與昌盛之志蹈此死亡之地翻為禍之機兆也登

升也公榮既薄伏波賞亦微善曰漢書曰歸義侯嚴為

范曄後漢書曰交趾女子徵側反拜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交趾斬徵側振軍旅還京師朝見位次九卿銑曰

言榮薄賞微危是爵善作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善曰韓詩

外傳曰朱燕相齊還遂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對朱燕曰何士易得而難

用也田饒對曰君統素錦綉從風而獎士曾不得緣衣夫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

重乎向曰小臣計倪對越王句踐曰爵祿君之輕也性命士之重也此言君所輕者尚惜不與士所重者安

可望乎
希望也

白頭吟

善曰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二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

乃止沈約集書古辭白頭吟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濟

曰疾人相知以新間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為名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

善曰朱絲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桓子新論

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秦子曰玉壺必求以盛千將必求以斷翰曰朱絲繩瑟之朱絲也玉壺冰取

其絮淨也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善曰馮衍荅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

東觀漢記段穎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方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向曰言我清直不慙昔時之意

而居疑恨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善曰毛詩序曰朋生而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友道絕鄭玄曰道

絕者弃思舊也
銑曰謂人世輕薄

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

善曰李元戰銘曰山

陵之禍起於毫芒仲長子昌言曰事求絲毫之累孫盛
曰劉琨王浚睚眦起於絲髮釁敗成於丘海文子曰禍
福之至雖丘山無由識之矣良曰言人之情移縱
見瑕隙如毫髮之小則以為如丘山之大不可勝載

苗實碩鼠玷

五臣作點

白信蒼蠅

善曰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為蟲汙白

使黑翰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皆喻讒佞也鼠能害田苗蠅能變白黑言君心移易亦由讒佞也

鳧

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

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頭

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鬪勇也有食相呼仁也
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曰鵠而食之者以其所
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
稻粱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

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蒼頡篇曰陵侵也史記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濟曰鳧亦鵠類故連言之汲黯曰後來者居上故謂前者見陵鵠

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曰淪惑漢帝

亦草也

益嗟稱

善曰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得褒姒而黜申后孔安國尚書傳曰淪沒也班婕妤好帝初

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好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陵薨 銑曰周幽王黜申后而愛褒姒日以淪溺迷惑漢成帝去班婕妤好而寵趙飛燕益用嗟歎稱美此由忘故賞新竟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

善曰呂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心

招後議

猶不足恃尚書曰貌曰恭 良曰假如深心相賞猶難恃也美貌外恭宣足惡也

古來共如此

非君獨撫膺

善曰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問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歎向

曰膺

胃也

放歌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孤子生行古辭曰放歌行 翰曰敘放臣之心也

蓼

來鳥

蟲避葵葦習苦不言非

五臣作排

小人自齷齪

初角

安知

曠士懷

善曰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藿王逸曰言蓼蟲處辛辣食苦惡不徙葵藿食甘美者也漢書酈

食其曰

其將齷齪好苛禮也

濟曰小人不知曠士之心亦猶蓼蟲不知葵葦之美言京都貴人競相趨逐以

有德者不與已同陰共排弃耳蓼辛菜葵葦甘菜也蟲有好蓼者不能知他菜也齷齪短狹兒雞鳴洛

城裏禁門平日開

善曰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缺拾遺

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

善曰

禮記曰大夫素帶爾雅或為此疾飈與疾同古字通也七啓曰華組之纓良曰素帶紳也飈風也纓冠纓也

結聚埃塵也

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

善曰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

下之貨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銑曰鍾鳴謂暮也

夷世不可

逢賢君信

五臣作言

愛才胡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善曰郭象莊子

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魏犢傷於胃公欲殺之而愛其才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歲尹克黃曰君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猜疑也向曰夷平天君也

一言分珪爵片善辭

草萊

善曰漢書張璠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之賞解嘲曰析人之珪信人之爵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

事則不比 翰曰士有一言合理片善應時則必分宜
珪與之使辭去草萊珪公侯所執者爵則五等爵也

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

善曰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
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

隱晉書曰段匹碑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
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
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說既異故具引之 向
曰言行合於賢主宜惟賜白璧而已亦將起黃金之臺
以待 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銑曰君謂被救者疾患
馬 時君則無患當今宜
去何不行之有也

升天行

五言 銑曰
言學仙也

家世宅闕輔勝帶官

五臣 王城 善曰闕闕中也漢書曰
作宦 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

是為三輔東京賦曰然後以定王
城 向曰勝帶謂勝冠帶時也
備聞十帝事委曲兩

都情

善曰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衡曰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 翰曰兩漢都兩京各十餘帝其中情事

盡已

知之倦見物興衰驟觀俗屯平

善曰周易曰屯難也 濟曰驟頻也翩翩

類迴掌恍惚似朝榮

善曰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掌也潘岳朝茵

賦曰奈何兮繁華朝榮兮夕斃 濟曰翩翩恍惚謂須臾間也如迴掌之反覆朝榮之開落也榮華也

窮

塗悔短計晚志

五臣 作至 重長生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

曰齊戒六丁

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

善曰莊子曰從師不圓郭象曰

任其自聚非圓之也楚辭曰與赤松結友今比王喬而為偶

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

經善曰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尚於三皇

文五岳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

仙經九轉丹經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尚

書曰啓籙見書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

器之管曰籙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籙也良曰

采芝法有五故云五圖出太清金匱記發開也仙經有

九轉金液丹法籙可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善曰莊

子盛書故云隱丹經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子曰藐

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

飛龍銑曰言委任風雲所之或宿於松或行於天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善曰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

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

曰似長城曲蜿蜒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

踐椒塗之郁烈向曰冠霞冠謂從仙也解玉珮謂去

仕也綵閣椒庭皆仙暨游越萬里近別數千齡善曰神

居也飲飲玉醴也暨游越萬里近別數千齡仙傳若

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于安息憶此未久已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善二千年矣翰曰齡年也

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終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翰曰有簫史者善吹簫秦作鳳女詞其上每有簫管之聲何時

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良曰一從

仙遊永與世隔不可復與俗革相會也啄腐吞腥謂酒肉之人

鼓吹曲

五言 善曰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鏡歌黃

帝岐伯所作也

謝玄暉

銑曰朏奉隋王叔作古人入朝曲鼓吹短簫也所謂歌軍樂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善曰爾雅曰江南曰揚州吳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

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

王居佳麗殊百城

向曰金陵地名逶迤帶淥

五臣作淥

水迢遞起朱樓

善曰王逸

楚辭注曰逶迤長兒也吳都賦曰亘以淥水劉逵注曰迢遞遠望懸絕也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

秀之華英

翰

飛甍夾馳道垂楊陰御溝

善曰吳都賦曰飛甍糾互

前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

謂之楊溝植楊於其上 向曰飛甍屋檐也馳道凝笳
天子出行之道御溝長安有之金陵擬而作也

翼高蓋疊鼓送華輶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善曰徐引聲謂

之凝小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駟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
西京賦曰龍輶華輶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嘲
曰蘭先生收功於章臺 銑曰凝笳其聲凝咽也疊鼓
其聲重疊也笳簫也翼扶也華輶謂刻畫車之輶也
向曰羣臣有功則圖畫其形於雲臺之上言獻納忠直
於君父則功名可收錄也

挽歌

善曰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

寄哀

音馬

挽歌詩

五言

繆

熙伯

善同翰注
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

書光祿勳漢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
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其情後廣

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喪也至李延年分為
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使挽柩者歌之
因呼為挽歌也

生時游國都死沒弃中野

善曰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
久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葵之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善曰論衡曰親之生
也坐之高堂之上其

死也葵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
地中故言黃泉也翰曰高堂生所居黃泉死所葬

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

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為

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良曰虞淵日出處言人之死如日沒于虞淵矣

懸車息馬不復乘之也造化

雖神明安能復存我

善曰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

尸子曰其生也存鏡曰我為亡者稱也

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

有然誰能離此者

善曰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

善曰儀禮曰筮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卜若不從卜擇

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猶也鄭衆周禮注曰大貞大卦也廣雅曰命名也翰曰卜

擇葬地考其貞吉嘉善之命云在此中夙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善曰毛

言夙駕又曰徒御不驚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向曰夙駕早駕也警戒也徒御御車者結連也謂馬轡

相連而駕也頓上下也重基山也謂輜車上下於山阜之間龍恍荒被廣柳前驅矯

輕旗善曰禮記曰飾棺君龍惟三池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惟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

畫龍於荒也被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晉灼漢書曰柳聚

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杜今之桃也古以緇布為之絳繒

題姓名而已不為畫飾恍恍荒同古字通濟曰禮記云飾棺君龍惟屋容黼恍恍蒙也前驅舉旗以引路將

啓殯也 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闌 善曰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

殯宮 良曰嘈嘈衆哭聲聞殯宮之門 中闌且勿謹 五臣作謹 聽我薤露詩 善曰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萬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萬里故有一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萬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為挽歌也 銑曰代歌者言薤露萬里古挽歌詩 死生各

異倫祖載當有時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乖周禮曰喪祝掌大喪

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后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載於庭輶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白

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引之翰曰倫舍爵兩楹位啓

理祖始也

祖載謂移柩車為行之始

殯進靈輜

音而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輜正柩於兩

楹間奠設如初又曰請啓期鄭玄曰請啓殯

之期也說文曰輜喪車也禮記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

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曰是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而見

饋食言奠者以為凶也翰曰舍置也爵酒器也楹柱

也位祭位儀禮云遷于祖用輜正柩于兩楹間奠設如

初靈輜喪車也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善曰毛詩曰出宿于

飲餞出宿謂相送也言逝惟衽五臣作衽曠遺影棟宇與子

者莫能舉酒復無歸期

辭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衽卧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

爵空也向曰言不復見舊居也衽席也曠猶無也

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

善曰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

如仁人孔安國曰周至也王

逸楚辭注曰湊象也論語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良曰皆奔遠至來此相送翼翼飛輕軒駸

駸七策素駢

善曰毛詩曰乘其四駘載駸駸又曰有駢有駢毛萇曰蒼白曰駢也向曰親友

之車馬也翼翼車輕兒飛駢也駸駸馬名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

臺

善曰漢書曰天子按轡徐行阮瑤七哀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翰曰遵循也草木叢生曰薄子

謂亡者謂墳墓一閉無復見明故云長夜臺

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

重櫬

楚辭側念我疇昔時

善曰杜預左氏傳曰櫬棺也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濟曰送者詞也言疇昔游從之時矣櫬棺也

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

濟曰詩云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若此之念猶足可收萬世永絕安可思也殉沒身易亡殺子非所

能

女夷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殉或為

含言言哽咽揮涕涕

五臣作

流離

善曰劉表與袁譚書

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橫

向曰含

言欲言也哽咽悲哀貌流離淚散貌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

橫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翰曰惆悵痛恨也泰通也

素驂佇轡軒玄駟騫飛蓋

良曰驂駕也

輜車喪車也佇立驚駭也皆葬之儀注也

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

善曰儀禮曰遂適殯宮向曰興起

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

善曰周還輿服志曰禮葬有魂車儀禮曰薦車直東榮鄭玄曰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也

銑曰魂輿魂車

也中有平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善曰禮記孔子謂為明器者備物而

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向曰明器皆象平生所服御者長旌銘旌也誰為旆者言為王者之旆悲

風徽

五臣作鼓

行軌傾雲結流藹

善曰爾雅曰徽止也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

集畧曰霽雲雨狀也藹與霽古字同

翰曰悲風者聽

風有似助悲故云悲風鼓擊也哀響震雲有似傾側故

曰傾雲結聚

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善曰秦嘉詩曰振策陟長衢曹

植感節賦曰宜吾鄉之尺廬戀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

言出遊

濟曰振舉策鞭也靈丘墓也遊往也言從此

一往無復

還期也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

善曰曹植曹嗇誄曰痛玄廬之虛郭向曰重阜重岡阜

也崔嵬高兒玄廬謂墓也竄藏也

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

善曰爾雅曰東至於

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鈎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裹地銑曰旁薄地之形也穹蒼天之形於壙中儀象天地也四極四方也蒼天青天也

側聽陰溝

涌卧觀天井懸

善曰古之葬者於壙中為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天象也魯靈光殿賦

曰玄醴騰涌於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驪山以水銀為江河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濟曰壙中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側聽卧觀之

廣

五臣作壙

宵何寥廓

大暮安可晨

善曰張兵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翰曰宵暮皆夜謂壙中也寥深廓空也安

可晨不可見明也

人往有反

五臣作返

歲我行無歸年

善曰呂氏春秋曰管仲有

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即世也向曰生人往者皆返其家死者一去

無歸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隣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海

東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東北瘳枝名曰鬼門萬鬼所聚向曰四民士農工商昔為

七尺軀今成灰與塵善曰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韓子曰死

者始而灰已而土李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平

善曰漢書郊祀歌曰曳珂珮珠玉鄭玄喪服注曰素故也鴻毛喻輕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良曰素

昔振舉也如金玉之珍昔者所豐肌饗螻蟻奸骸善作

永夷泯平善曰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弟子曰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爾雅曰泯盡也向曰豐肌妍骸平生之美好也今以此饗食螻蟻長為夷滅也螻蟻土中蟲名泯盡也壽

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

善曰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

之處也左氏傳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杜預曰魑山神獸形魑怪物也周禮曰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翰曰壽堂祭祀處言祭祀之處獨魑魅與虛無相延為賓主魑魅邪鬼也

螻蟻爾何怨螭魅我何親

濟曰言螻蟻何怨而饗食於我螭魅何親而憑附於我

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

善曰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

毒又曰假寐永歎向曰皆假亡者詞也荼毒苦也

挽歌詩 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善曰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

松柏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

蕭

銑曰茫茫廣大兒蕭蕭風吹聲

嚴霜九月中送我

出遠郊

善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郊良曰代亡者稱我也遠郊百里也

四

面無人居高墳正嶢

慈嶢

音亮

嶢音亮

嶢音亮

馬為仰天鳴風

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

善曰字林曰嶢嶢高兒也蔡琰詩曰

馬為立踟躕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濟曰助其悲哀良曰幽室墳墓也不復朝無生期也

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

銑曰皆歸於此故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

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向曰言情有厚薄

死去何

所道託體同山阿

翰曰大陵曰阿

雜歌

荆軻歌

七言并序也

善曰史記曰荆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劍之燕

濟曰史記云荆

軻衛人為燕太子刺秦王不剋而誅于秦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

向曰燕丹太子名秦王秦始皇也

丹祖送於

易水上

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

銑曰祖者將祭道以相送

高漸離

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

善曰鄧展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

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

良曰高漸離宋如意皆壯士而軻之友也筑樂器名曰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翰曰蕭蕭風聲也易水水名壯

士軻自謂也自言為事成敗俱不還也

漢高祖歌

七言并序 濟曰漢書云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

羽封為漢王後平羽立為天子謚曰高皇帝為漢之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

銑曰擊黥布還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

悉召故人

父老子弟佐酒

善曰應劭

漢書注曰助行酒也銑曰佐酒助飲酒也

發沛中兒

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酣洽也

上擊筑自歌

曰

五臣無曰字向曰上高祖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

善曰風起雲飛以喻羣虎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翰曰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

扶風歌

劉越石

善曰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為一首今此合之蓋誤良曰扶風地名蓋

古曲也現擬而自喻也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

善曰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曰高都縣莞

谷丹水所出也莞音管

銑曰廣莫門洛陽城

左手彎

繁弱右手揮龍淵

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

弱大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

良曰繁弱弓名龍淵劍名謂

晉被胡虜所逼

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迴首

曰顧向曰俯仰猶高下也御猶駕也飛軒廊宇也言顧見晉宮

據鞍長歎息淚下如

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

翰曰發去岳山也

烈烈

五臣作冽冽

悲風起泠泠澗水流

向曰冽冽風聲泠泠水聲

揮手長相謝哽咽不

能言

善曰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濟曰謂別晉都也哽咽哀聲未

出浮雲為我結歸

五臣作飛

鳥為我旋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

浮雲為我陰 銑曰雲結鳥旋言助我戀宮闕也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

善曰

古詩曰相去日已遠韋弘嗣秋風篇曰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

摧藏

善曰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摧藏向曰慷慨歎聲也摧藏憂傷也

麋鹿遊我

前援猴戲我側

翰曰羨其游戲得志

資糧

五臣作糧

既乏盡薇蕨安可

食

善曰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濟曰蕨薇藥菜名安何也

攬轡命徒侶

吟嘯絕巖中

善曰楚辭曰攬騁轡而下節李陵書曰吟嘯成羣

君子道微矣夫

子故有窮

善曰周易曰君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

在陳絕糧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良曰當君子道消之時孔子猶有窮

厄此自憊之詞

惟昔李騫

五臣作憊

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

武不見明

善曰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王肅曰愆過也騫與愆通也

銑曰愆過也愆期謂李

陵與匈奴戰失利遂降之而實執忠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於漢而武帝不明其心乃誅其親族也琨誓將立

功故引此歎息我欲競

五臣作竟

此曲此曲悲且長弃置勿重陳重

陳令心傷

善曰宋子侯歌曰吾欲競此曲此曲愁人腸

魏文帝雜詩曰弃置勿復陳良曰此曲則

此歌也悲且長言其心不可迷也弃置之事不可重陳重陳徒令人心傷也

中山王孺子妾歌 五言

陸韓卿

善曰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子宮人

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四篇厥作是歌以刺人情變移也

如姬寢卧内班婕坐同車

善曰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毋忌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

魏王卧内而如姬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濟曰如姬常出入

魏王卧内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此皆謂寵盛之時 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

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都賓曰視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然秦餘漢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游疑陸誤也 銑曰洪波趙簡子臺也林光秦之殿名漢因之故曰餘言相與飲宴於宮觀

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蓉

善曰爾雅曰荷芙蓉也郭璞曰別名芙蓉也向曰歲暮

飈及喻年歲催其老也芙蓉芙蓉也喻人之美色秋衰而落

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

魚

善曰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誅彌子母病人間夜告彌子彌子矯駕

君車以出於門君聞賢之曰考或為母之故犯誅罪誅古則字也說文曰矯擅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舡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弃之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君賤妾終

五臣作思

已矣

五臣作畢

君

非安陵疑陸誤矣

向注同

賤妾終

子定焉如善曰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已矣絕望之辭
謝將失子瑕龍陽君寵不
知君王之意竟如何也



文選卷二十八